

李鸿章《回埠札》及其早年仕途补正

伏 冲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共收藏李鸿章尺牍 40 余通,《回埠札》在其中属于篇幅较长的一通,其内容的史料性及书法的代表性都极为重要。该札没有写明收信人和书写时间,信札中,李鸿章向收信人叙述了以庐州为中心的安徽中部各地在咸丰八年七八月间被太平军攻陷,及李家眷眷在此役中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种种惨况。此外,李鸿章还婉拒了收信人召其进京辅政的邀请。此信可作为李鸿章接下来归入曾国藩幕僚的实证资料。李鸿章此札书法工整隽秀、严守法度,堪为其早期书法少有的精品之作。

关键词 福济 曾国藩 太平天国 庐州 李鸿章书法

一 引言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字少荃,晚号仪叟。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咸丰三年(1853)回籍从军,咸丰八年(1858)于江西入曾国藩幕府^①。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可谓是其宦宦生涯的起点,之后在清政府开展的洋务运动、对外战争和外交活动中均发挥主导作用,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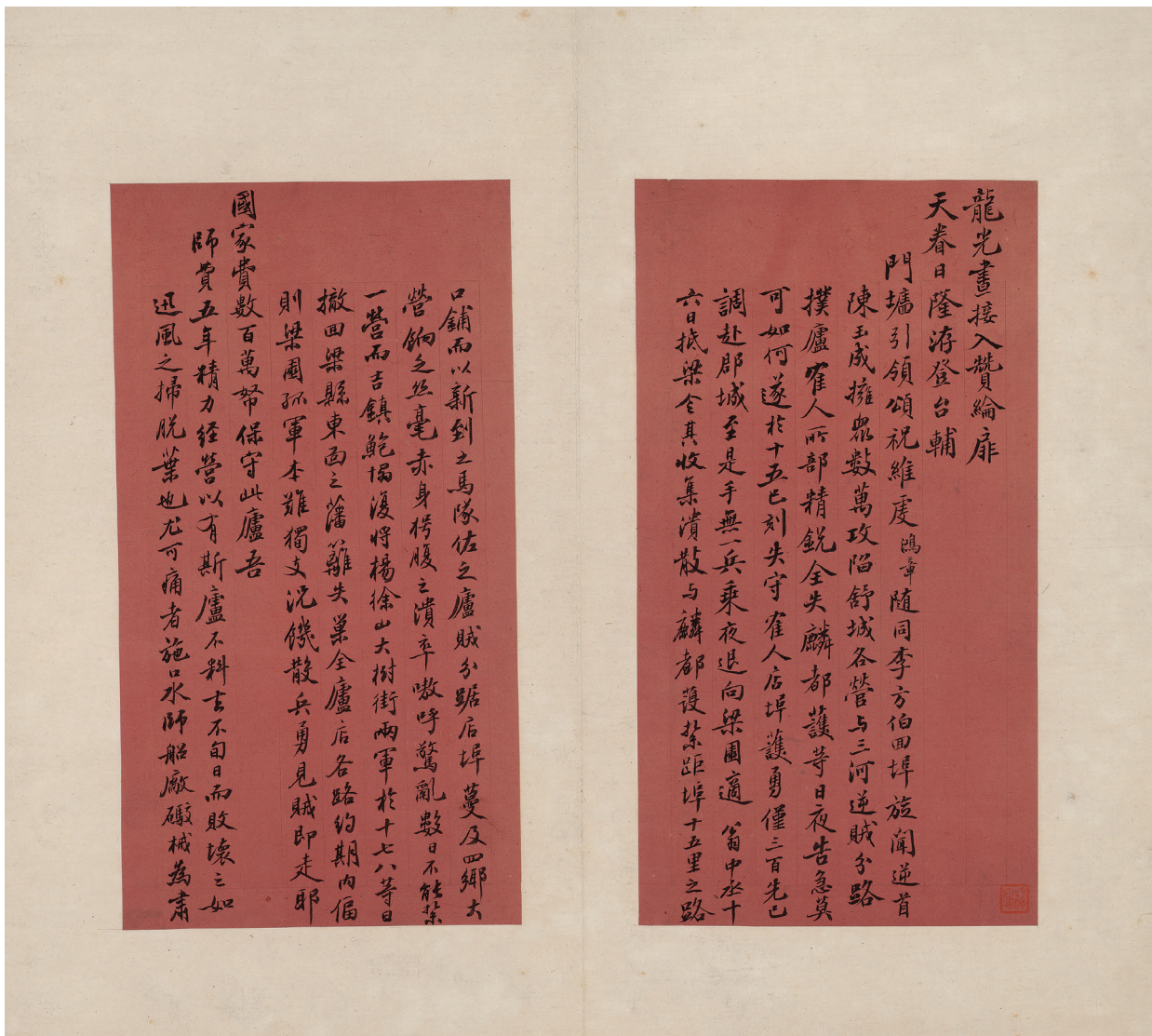
关于此札中所涉及的太平军战事,据《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册中记载:清咸丰八年七八月间,清军与太平军在安徽中部庐州及其周边地区爆发一系列战役。庐州作为安徽省的腹地,为南北要冲,是清军和太平军力争之地。太平军在攻陷舒城、桐城之后,集中兵力一举攻下庐州等地。此役,清军惨败,位于庐州东隅肥东县李鸿章的宅第被占领,李鸿章举家外逃,悲惨异常^②。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对此次战事情况的记载: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前军主将陈玉成、左军主将李世贤及吴如孝攻占安徽庐州府,斩总兵萧开甲、游击黄国尧、知府伍成功。安徽布政使李孟群溃退六安州,知府马新貽匿避豁免。七月十六日,前军主将陈玉成遣吴如孝由庐州北进,占领店埠、梁园。后军

① 张勃之:《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页100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册,页479、480,影印本。

〔图一〕清李鸿章《回埠札》 故宫博物院藏



1

主将李秀成自安徽全椒向乌衣、东葛进发。安徽巡抚翁同书溃退定远^{〔1〕}。

这通李鸿章书《回埠札》〔图一〕，正是记录这次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重要史料。笔者在整理过程中，发现此通尺牍记录李鸿章庐州之役前后情况十分详尽，并且从中可以体会到其诸多内心感受。同时，还涉及李鸿章早年在安徽团练期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情况，史家可以此为出发点，对其早年的仕途进行分析。此外，这通李鸿章行楷书信札行文规范，篇幅较长，为其早年书法的代表之作，本文也将对李鸿章早年书法风格进行介绍和分析。

〔1〕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578，上海书店，19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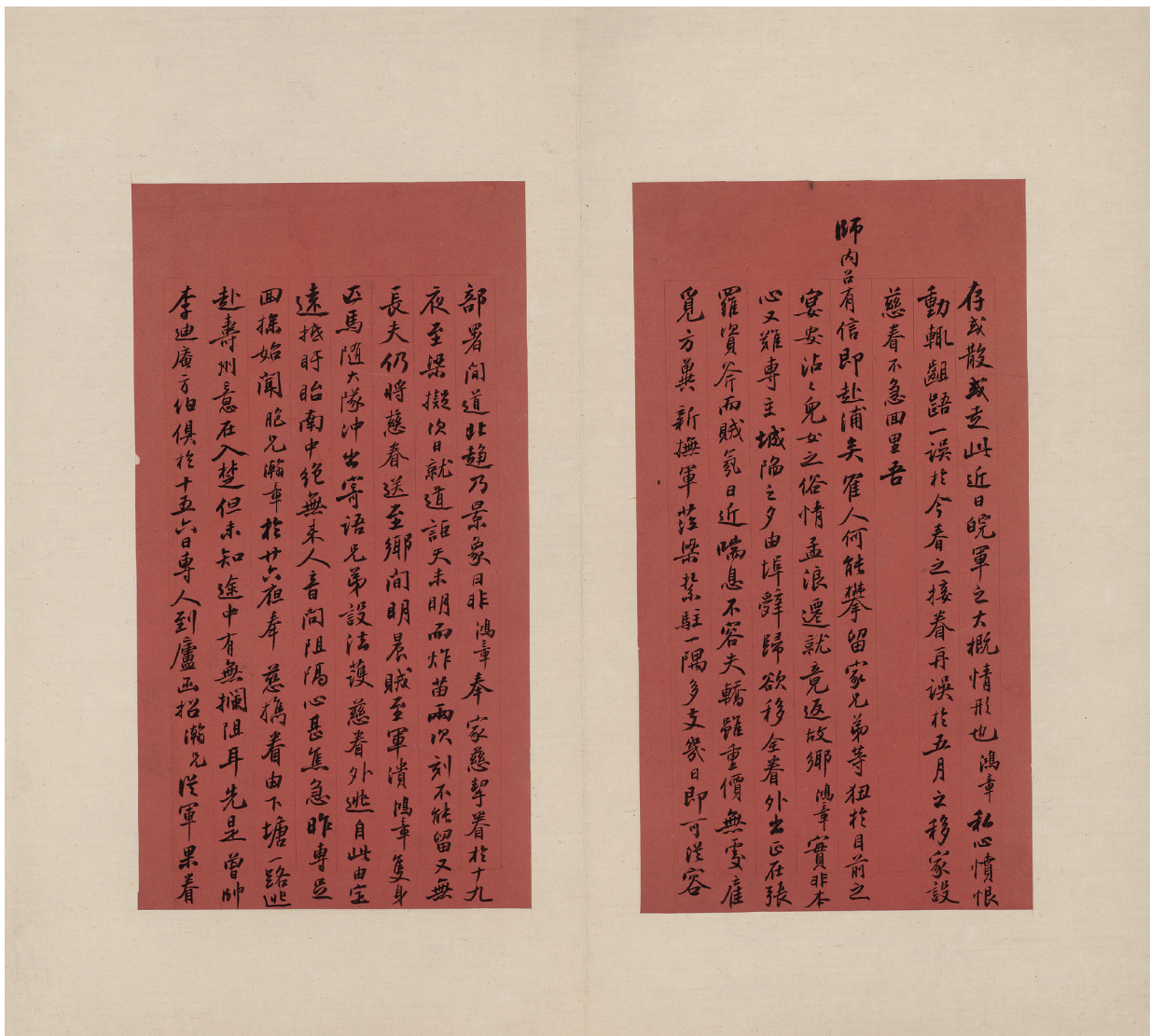
2

二 信札的整理

此通信札藏于故宫博物院，为册页装。根据钤在信札上“秋醒楼”（朱方）、“游梅庐所藏名人尺牋”（朱方）两方鉴藏印，可知此通信札属于清末民初秋醒楼旧藏。信札纵22.8厘米，横12.3厘米，共计八页，在红笺纸上以行楷书写成。通篇字迹工整，行文规范。为便于研究，先将此尺牋释文著录如下：

龙光昼接，入赞纶扉。天眷日隆，滂登台辅。门墙引领，颂祝维虔。鸿章随同李方伯^①回

① 指李孟群，根据《清史稿·李孟群传》记载，李孟群在咸丰七年起为安徽布政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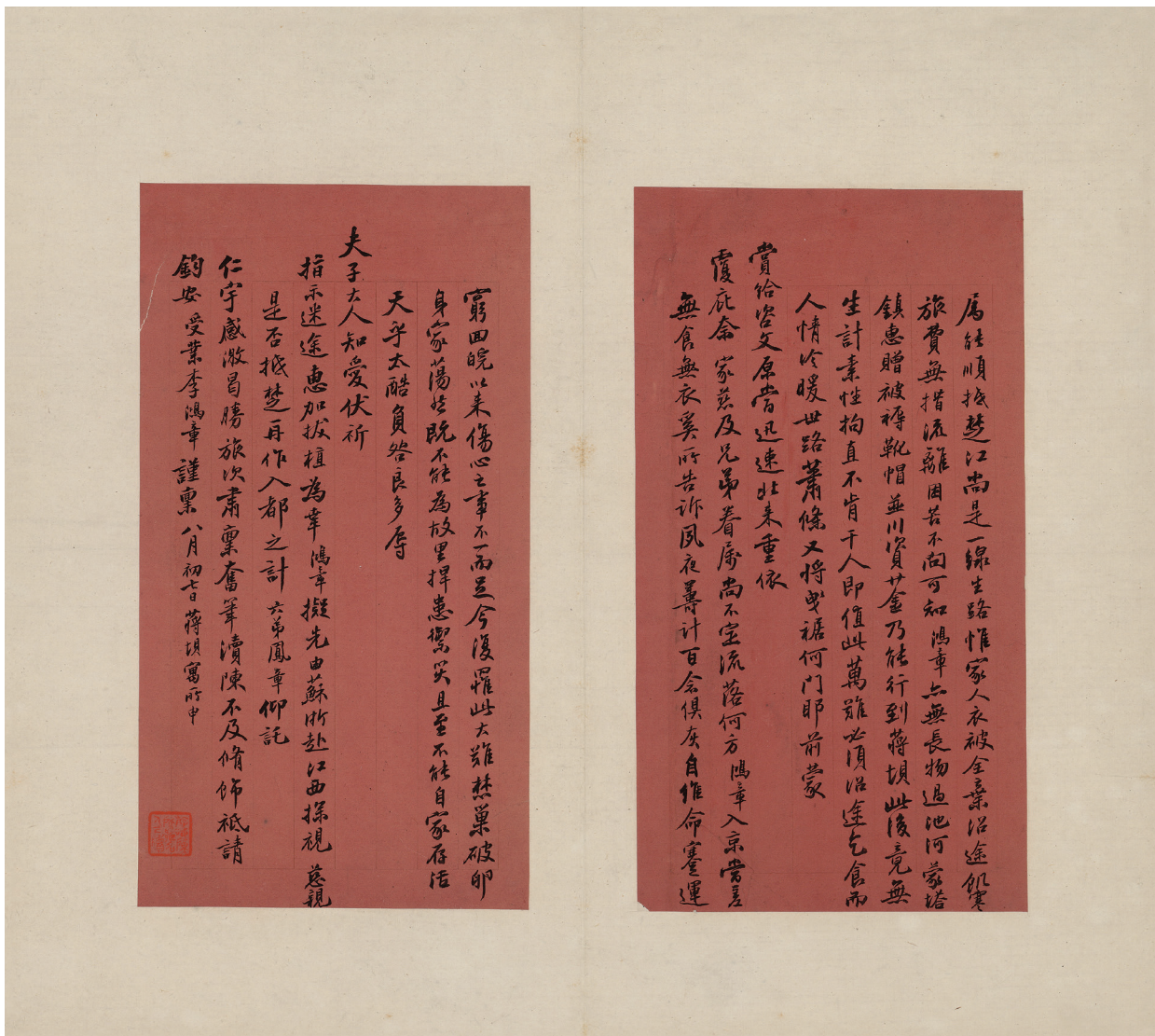


埠，旋闻逆首陈玉成拥众数万攻陷舒城。各营与三河逆贼分路扑庐，崔人¹所部精锐全失，麟都护²等日夜告急，莫可如何？遂于十五巳刻失守。崔人店埠护勇仅三百，先已调赴郡城。至是手无一兵，乘夜退向梁园。适翁中丞³十六日抵梁，令其收集溃散，与麟都护扎距埠十五里之路口铺，而以新到之马队佐之。庐贼分踞店埠，蔓及四乡。大营餉乏丝毫，赤身枵腹之溃卒嗷呼惊乱，数日不能扎一营。而吉镇、鲍协复将杨徐山、大树街两军于十七、八等日撤回梁

1 崔人，李孟群的字，《清史稿》亦作“鹤人”。

2 指副都统麟瑞，字霭人，满洲瓜尔佳氏。

3 即翁同书(1810—1865)，根据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记载，翁同书于咸丰八年六月接福济任安徽巡抚。见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2册，页1701，中华书局，1980年。



4

县东面之藩篱，失巢、全、庐、店，各路约期内逼，则梁园孤军本难独支，况饥散兵勇见贼即走耶！

国家费数百万帑保守此庐，吾师费五年精力经营以有斯庐，不料去不旬日，而败坏之如迅风之扫脱叶也，尤可痛者！施口水师船厂炮械，为肃清东南之远计，苦心孤诣，成此规模，一旦尽付诸贼，授利器于人，将来如何收拾？黄游击国尧援庐，陷阵而歿。黄牧际昌及所调各员弁皆散归江西，均不堪回首之事。鸿章入皖营六载，前后变故实亲见之，莫如此劫最惨，此祸最大，而速！而乡里之蹂躏、生灵之荼毒，更有不忍深言者。

夫子于吾乡厚泽深仁，闻之定亦酸鼻也。二十日梁园先溃，贼由小岷山口石塘桥直扑进街。李方伯前敌又被店埠各路之贼围裹，遂带数百勇西走寿州。翁中丞退驻定远，所幸贼未

跟追耳。锅、帐、炮械、铅药、绳筒一无所有，如何扎营御敌？闻中丞计无所出，呼吁求援。胜帅¹遂有钦差大人之命，李兆受虽已投诚，时出三界，来安焚掳，又转约张澹猷凤阳两城以降，但军威不足以制之，恐养虎自遗。患一片焦土残黎，将来更无可托命矣。阍帅诚出于万不得已，欲令张、李献城后移攻庐郡，不知能否如约至。旧部嵩、札两镇乞病未遂，麟副护求罢斥，李方伯悔接斯篆，狼狈无依。张、马两司²奄奄无生气，各委员劫掠一空不能自存，或散或走，此近日皖军之大概情形也。

鸿章私心愤恨，动辄齟齬，一误于今春之接眷，再误于五月之移家。设慈眷不急回里，吾师内召有信，即赴浦矣。宦人何能攀留？家兄弟等狃于目前之宴安，沾沾儿女之俗情，孟浪迁就，竟返故乡。鸿章实非本心，又难专主。城陷之夕，由埠辞归，欲移全眷外出，正在张罗资斧。而贼氛日近喘息不容，夫轿虽重价无处雇觅。方冀新抚军莅梁扎驻一隅，多支几日即可从容部署。间道北趋乃景象日非，鸿章奉家慈挈眷于十九夜至梁，拟次日就道。詎天未明而炸苗两次，刻不能留又无长夫，仍将慈眷送至乡间。明晨，贼至军溃，鸿章只身匹马随大队冲出，寄语兄弟设法护慈眷外逃。自此由定远抵盱眙，南中绝无来人，音问阻隔，心甚焦急。昨专足回探，始闻胞兄瀚章于廿六夜奉慈携眷，由下塘一路逃赴寿州，意在入楚，但未知途中有无拦阻耳。先是曾帅、李迪庵方伯³俱于十五、六日专人到庐，函招瀚兄从军，果眷属能顺抵楚江，尚是一线生路。惟家人衣被全弃，沿途饥寒，旅费无措，流离困苦不问可知。鸿章亦无长物过池河，蒙塔镇惠赠被、褥、靴、帽并川资廿金，乃能行到蒋坝，此后竟无生计。素性拘直不肯干人，即值此万难，必须沿途乞食，而人情冷暖、世路萧条，又将曳裾何门耶！

前蒙赏给咨文，原当迅速北来，重依覆庇，奈家慈及兄弟眷属尚不定流落何方。鸿章入京当差无食无衣，奚所告诉？夙夜筹计，百念俱灰。自维命蹇运穷，回皖以来，伤心之事不一。而是今复罹此大难，焚巢破卵，身家荡然。既不能为故里捍患御灾，且至不能自家存活。天乎太酷，负咎良多，辱夫子大人知爱，伏祈指示迷途，惠加拔植为幸。鸿章拟先由苏浙至江西探视慈亲，是否抵楚再作入都之计。六弟凤章仰托仁宇，感激曷胜。旅次肃稟，奋笔渎陈不及修饰，祇请均安。受业李鸿章谨稟。八月初七日蒋坝寓所申。

（一）信札上款考

《回埠札》没有写明上款，信中提到“门墙引领”、“吾师”、“夫子”、“夫子大人”、“受业李鸿章”等称谓，道

〈1〉 即胜保，清满洲镶白旗人，苏完瓜尔佳氏。根据《清史稿·胜保传》记载：咸丰八年，授镶黄旗蒙古都统，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

〈2〉 根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记载，咸丰八年安徽布政使为张光第；安徽按察使为马新贻。见前揭《清代职官年表》第3册，页1924。

〈3〉 即李续宾(1818—1858)，咸丰七年十月，李续宾实授浙江布政使。

出此人是其恩师。众所周知，李鸿章最有名气的老师莫过于曾国藩。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为道光戊戌(1838)同年，李鸿章参加会试抵京不久，便以“年家子”的身份进谒曾国藩。因有这层特殊关系，曾国藩名正言顺地成了李鸿章的老师，对他毕生的发展影响很大¹。

但是，李鸿章在《回埠札》中还提到“吾师费五年精力经营以有斯庐”、“夫子于吾乡厚泽深仁”、“曾帅”等句。前两句说明此人与李鸿章所在团练剿匪的安徽地区有很深厚的感情，并且在此地有过五年的作为，这显然与曾国藩的经历有差异。从咸丰三年至咸丰八年(1853-1858)，曾国藩分别转战于湖南、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咸丰四年正月，清政府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夹击庐州。二月，曾国藩就领命已开赴湖南²。所以，与这两句中提到的“五年”、“吾乡厚泽深仁”不符。且后面提到的“曾帅”即曾国藩，更说明《回埠札》的收信人不是曾国藩。

结合以上线索，此信札的上款人应是曾经作过安徽巡抚的福济。首先，咸丰三年十二月至咸丰八年六月，清政府任命福济为安徽巡抚³，在任历时五年，正可谓李鸿章在安徽团练时的上司；其次，李鸿章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第二次参加会试，高中进士二甲第十三名，福济正是当年会试的副考官⁴。清朝科举制度中，称考官为总裁或座师，所以福济可称为李鸿章的老师。而文中又提到的“北来，重依覆庇”，清政府于咸丰八年六月(1858)革去福济安徽巡抚的职务并召其回京城⁵，也与福济召李鸿章北上入京，再次辅佐自己相符合。由此可以断定《回埠札》是李鸿章致福济之函。

(二) 信札书写时间

通过史实分析，李鸿章在此札中提到“旋闻逆首陈玉成拥众数万攻陷舒城”，《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记载：“咸丰八年……(七月三日)成天豫陈玉成，侍天福李世贤等由安徽舒城三河进攻庐州”⁶，贾熟村在其《太平天国时期的李鸿章家族》一文中亦指出：“咸丰八年……七月，前军主将陈玉成等攻克庐州”⁷，所指时间均为清咸丰八年七月。而李鸿章此札的落款时间为：“八月初七日”，即可断定书写于咸丰八年(1858)八月七日。

从李鸿章此通信札书法风格看，也与这个时间吻合。总览李鸿章一生书法，为世人所知的多为中晚年作品，书法风格丰腴厚重，笔势雄强。从此札可以看出，李鸿章早年的书法风格是以欧体为基础，结构严

〈1〉 马昌华：《淮系人物列传——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页3，黄山书社，1995年版。

〈2〉 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曾国藩家族》，《云梦学刊》，2009年第1期，页46、47。

〈3〉 前揭《清代职官年表》第2册，页1695、1701。

〈4〉 前揭《清代职官年表》第4册，页2855。

〈5〉 前揭《清代职官年表》第2册，页1695、1701。

〈6〉 前揭《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577。

〈7〉 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李鸿章家族》，《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页96。

谨、瘦劲，严守法度，整体风貌工整隽秀，受馆阁体遗绪影响明显，与其中晚年书风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三）李鸿章早期书法风格的形成

此通《回埠札》共计一千四百余字，行文规范，字体秀润华美，可称为李鸿章早年书法代表作。究其早期书法风格的成因，与其所处时代有关。首先，清政府把官方正统书法教育融入科举取仕之中，尤其是殿试，书法不仅作为八股文的一种载体，更被上升到“以书取士”的程度。清代《钦定国子监则例》记载：要求士子“临摹晋唐名帖”^①。康熙皇帝在《佩文斋书画谱》中提到：“书者，六艺之一。昔柳公权言：‘心正则笔正。’程子谓：作字须敬，即此是学。盖以纪事载言，行之天下，垂之久远，书诚重矣。”^②上述内容说明清代书法的审美定位是推崇严守法度的唐楷，并把书写端楷与文人修为结合起来，这正是清朝政府推行馆阁体书法的政治意义所在。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出身，历经各级科举考试的磨砺。欧体楷书法度严谨，点画劲挺，笔力凝聚。敬侧中保持稳健，紧凑中不失疏朗。这些特点正好迎合了清代皇家书法的审美标准，馆阁体就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欧体在清代中后期的影响较大，特别是道光、咸丰时期，成为官方非常推崇的书体。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广大士子通过科举考试，一方面要做好以程朱理学为准则的文，另一方面亦要写好以程朱理学为书法基础审美的书。朝廷将书法的书写规范和书法理论灌输到士子的观念中，并将这一宫廷书法审美标准尽可能多地推行到社会书法审美标准的层面。

其次，李鸿章的书风还受到清代宫廷书法风格影响。李鸿章早年任翰林院编修，《中国历代职官表》中称：（翰林院）自古儒学之臣或以文章备顾问或以笔札司纪载，莫不簪毫珥管，出入承明，翰林官的职责与书法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拟旨、缮写公文，还是值南书房或上书房，帝王幸院赋诗都需要施展翰林官们的书法功底，并且以皇帝书法审美为第一标准。李鸿章年轻时正处道光、咸丰时期，欧体书法以及馆阁体盛行，大大影响了李鸿章早年的书法风格。

此外，李鸿章早年书法风格还受到翁方纲的影响。翁方纲的楷书初学颜真卿、虞世南，后学欧阳询，特别工于欧阳询《化度寺碑》，已融入翁方纲楷书的点画之中。翁方纲与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共称为“乾隆四家”，与“康乾时期”推崇的“董书”、“赵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翁方纲认为，当时书坛为董书的靡弱及赵书的圆转迢迢所笼罩，应该上溯之至晋唐书风。翁的书学思想和书法风格在清朝“嘉道”年间有很大的影响，为吴荣光、梁章钜、钱泳等一批学者和书家所接受和推崇，李鸿章正处于这个书法风格变化的时代，从此札行楷书可以看出，翁方纲对李鸿章早年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相当的影响。

① 沈云龙：《钦定国子监则例（第三册）》页793，文海出版社，2003年。

② （清）《佩文斋书画谱》序文，《四库艺术丛书》页1，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之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

三 信札所见李鸿章早年仕途

（一）李鸿章入皖前的背景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李鸿章以二甲第十三名进士及第，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三十年庶吉士散馆，李鸿章成绩优秀而改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元年，李鸿章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这一年，李鸿章二十八岁。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的机构，掌管朝廷制诰、文史修撰等职务。翰林官七品，然为天子文学的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进翰林院对于李鸿章而言，无疑是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最好平台。

同年，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群众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农民运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高潮。同时，清政府任命一大批在籍官员为督办团练大臣。咸丰三年，太平军大举进入安徽，很快攻陷省城安庆。李鸿章无论是出于对家乡的责任，或是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都要响应咸丰皇帝的旨意。清政府随即任命吕贤基为安徽大臣，李鸿章协助吕贤基团练一同回皖^①，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二）李鸿章入皖六载的坎坷经历

李鸿章在《回埠札》中提到：“回皖以来，伤心之事不一。而是今复罹此大难，焚巢破卵，身家荡然。既不能为故里捍患御灾，且至不能自家存活。”所述正是李鸿章于咸丰三年入皖至八年间的种种遭遇，这导致他最终离开安徽，转投到曾国藩幕下。

信中提到“回皖以来，伤心之事不一”，所述是咸丰三年至七年李鸿章在安徽的境遇：咸丰三年，安徽地区的政局非常动荡，短短一年间，安徽巡抚频繁更迭。到皖后的李鸿章，在一年内先后入幕周天爵、李嘉瑞、江忠源三位安徽巡抚。咸丰三年十二月，清政府又任命福济为安徽巡抚。以此至咸丰八年六月，李鸿章归入福济门下，在安徽团练、剿匪。福济，字元修，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三年进士。曾在兵部、吏部等任职，转战于河南、江苏、山东、安徽等省^②。福济官吏出身，曾任道光丁未(1847)科进士副考官，与李鸿章有师生之谊。所以，福济到任后即刻召入李鸿章为其幕僚。那时李鸿章也需要寻求一个新的政治靠山，福济既能保证其完成剿匪，又可以成为他在仕途上攀附权贵的重要保障。但李鸿章入幕福济近六年时间，在军事上并不顺利：咸丰四年十二月，李鸿章、李鹤章等攻陷含山。咸丰五年正月，李文安、李鸿章、李鹤章等进攻巢县，被太平军击败^③。咸丰六年三月，因福济保举李鸿章升为道员，受到同僚的阻挠，使李鸿章难以在安徽立足。于是，奔赴镇江投靠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派其辅助处理军

① 前揭《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225。

②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福济传》卷四二七，页12260，中华书局，1998年。

③ 前揭《太平天国时期的李鸿章家族》，页96。

务⁴¹。随后，李鸿章离开镇江，又归于福济幕下⁴²。自咸丰六年四月至咸丰七年四月的一年间，太平军取得一系列胜利。燕王秦日纲等大破吉尔杭阿部于镇江高资⁴³，翼王石达开与秦日纲等大破清军江南大营，天京解围⁴⁴。英王陈玉成等大破清军镇守的桐城、舒城，李鸿章部团勇溃至庐州⁴⁵，这些败仗令清军十分被动。

此外，李鸿章在信札中提到“而是今复罹此大难，焚巢破卵，身家荡然。既不能为故里捍患御灾，且至不能自家存活”。所述之事为李鸿章在咸丰八年这次战事中的遭遇：咸丰八年六月，清政府以翁同书代福济接任安徽巡抚，督办军务，使李鸿章在安徽又一次失去了靠山。七月，太平军主将陈玉成拥众数万攻克庐州，清军惨败，李鸿章在安徽宅第被焚毁⁴⁶。此封信函陈述的内容正是这段史实。咸丰八年九月，爆发了著名的三河之役，根据《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记录：巡抚衔浙江布政使李续宾，统湘军前队五千抵扎安徽舒城、庐州间之三河镇，进攻庐州。随即，陈玉成、李续宾开战，李续宾攻破三河镇九座砖垒，兵将亦有伤亡，陈玉成军也伤亡数千……经过激战，太平军在李秀成的助战下，一举攻破庐州三河湘军右营垒，李续宾、曾国华等将领阵亡⁴⁷。咸丰八年这一系列战事，对于李鸿章而言，是更加沉重的打击，由此亦可见福济并没有给李鸿章带来胜利和希望。

（三）李鸿章团练期间的安徽时局

李鸿章回安徽团练六年，在战场上，清军与捻军、太平军各种大小战事中频频受挫，甚至李鸿章家祖宅焚毁，奉母逃离家乡。在仕途上，安徽地区政局动荡，人事更迭频繁，李鸿章可谓举步维艰。安徽巡抚李嘉端虽然曾专门上奏清政府，请求给予李鸿章“六品顶戴蓝翎”⁴⁸，但这也只是李嘉瑞这些官员们为自己向朝廷邀功请赏的手段而已。福济也曾向朝廷保举李鸿章升为道员，但最终因为同僚的阻挠，其升迁之事没有成功⁴⁹。

究其原因，清政府派往安徽的巡抚以及钦差大臣等将领不得力。安徽团练兵勇无论在战略战术，还是军规军纪方面都与当时的湘军有巨大差距。李鸿章本为一介儒生却弃笔从戎，其在皖六年的团练过

〈1〉 前揭《太平天国时期的李鸿章家族》，页96。

〈2〉 贾熟村：《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

〈3〉 前揭《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461。

〈4〉 前揭《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467—468。

〈5〉 前揭《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521。

〈6〉 前揭《太平天国时期的李鸿章家族》。

〈7〉 前揭《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590—593。

〈8〉 （清）李嘉端：《剿办股匪文武出力员弁请奖折附片》，《皖抚疏稿》第6本，页44—47。

〈9〉 前揭《清史稿》卷四一一《列传一九八·李鸿章本传》。

程中，军事上没有得到有益的指点和启迪，可谓“茫无指归”⁴¹。其次，安徽地区与太平军大本营天京（南京）距离很近，是太平天国西征的咽喉要道。同时，捻军发源于皖北淝水地区，壮大于安徽、江苏等地，又给清军剿匪带来很大的压力。安徽地区反清形势异常高涨，使清军陷入多面受敌的困境。此外，由于团练无论在军队编制还是军事补给方面，都非常的不健全，这也使清军在战场上屡遭败绩。“未辖一兵，未携一钱”⁴²正是李鸿章当时面临的窘境，为了保证军饷供应，李鸿章只能四处劝借军饷，也给他带来了“翰林变作绿林”的讥评⁴³。

（四）《回埠札》对相关史料的补充和佐证

《清史稿》对李鸿章这个时期的经历记录比较概略：“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李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两县，愈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曾国藩于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⁴⁴根据《回埠札》所记，可知李鸿章在咸丰八年（1858）七月庐州之役中具体的败退路线，可起到补充史料的作用。

据前文所录信札可知，咸丰八年（1858）七月十五日，庐州被太平军攻陷后，李鸿章节节败退，由店埠至梁园、盱眙、池河、蒙塔，八月七日到蒋坝。同时还可知“庐州之役”中周边几县被太平军攻占的具体日期，对补充地方志有史料价值。据“各营与三河逆贼分路扑庐，霍人所部精锐全失，麟都护等日夜告急，莫可如何？遂于十五已刻失守”。可知庐州被太平军攻占的日期是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据“而吉镇、鲍协复将杨徐山、大树街两军于十七、八等日撤回梁县东面之藩篱，失巢、全、庐、店，各路约期内逼，则梁园孤军本难独支，况饥散兵勇见贼即走耶”。可知巢县、全椒县、庐州、店埠镇被太平军攻占的日期是咸丰八年七月十七、十八日。据“二十日梁园先溃，贼由小岷山口石塘桥直扑进街”，可知梁园被太平军攻占的日期是咸丰八年七月二十日。

特别要指出的是，《回埠札》尚未收录进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全集》中收录咸丰八年的信札（1858）只有一通，即李鸿章致曾国藩的《上曾侍郎—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札》⁴⁵。此札正好写于庐州被太平军攻破的时间，从内容上恰与《回埠札》所述内容相互印证，也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李鸿章入曾国藩幕的必然性。

如《上曾侍郎》札中提到：“鸿章材质弩弱，不堪造就，无任事之力，徒有忧时之志，处桑梓兵燹，

41 清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盦笔记》卷一，页12，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42 安徽省涡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涡阳县志》卷一五，页6，黄山书社，1989年。

43 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一，页9，中华书局，1997年。

44 前揭《清史稿》卷四一一，列传一九八，李鸿章本传。

45 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页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困心横虑，靡所补救，非其地、非其人，则亦无从学习也。……吾师闻之当亦莞尔。元师（福济）清操宽量，于京官为宜……。新中丞翁月舫前辈似尚思实心整顿，而此地实不易为，鸿章不能再从事于漠不相知之人。……拏轻舟谒吾师于江上，一叩提训耳。”¹¹李鸿章在信中向曾国藩传达了几方面信息：其一，李鸿章认为自己在安徽团练的六年很失败，有辱曾国藩的培养；其二，表达了对以福济为代表的历任安徽巡抚的不认可和失望。其三，对于接福济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或是再后任的安徽巡抚，李鸿章都不再抱有任何期望，并且已经决定要离开安徽，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其四，李鸿章也向曾国藩表达了想投其幕下之意，与《回埠札》中李鸿章婉言相拒福济召其入幕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

通过《上曾侍郎一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札》所记录的信息，可以与《回埠札》共同补正庐州之役这段史实。结合两通信札，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李鸿章此役后的内心感受，也为李鸿章入曾国藩幕的必然性提供了史料依据。

四 结论

从信札所见，李鸿章本想在家乡团练期间大有一番作为，无奈自身阅历和能力尚浅，不足驾驭安徽复杂的官场和战局，加上其历任上司的无能 and 自顾不暇，以及太平军在安徽地区的节节胜利，直到写这封信的时候，李鸿章在安徽的际遇可谓是落魄潦倒。由此分析，如果李鸿章回京追随福济为官或是继续留在安徽团练，也许会在京城这个更加复杂的官场中碌碌无为，亦或在安徽战场上孤立无援而沉寂，则绝对不会出现那个为世人所知的清朝重臣李鸿章。他对自己的仕途抉择则是，于清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到建昌，正式归入曾国藩幕府¹²。李鸿章入幕曾国藩后更是直言：“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¹³他的这一选择既可以说是客观形势所迫，更是李鸿章对时局认真分析后做出的明智决定。

此札对进一步了解李鸿章传略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对研究太平军此段时间在安徽的军事活动也有补充史料的作用。故将之刊出，以供读者指正和参考。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责任编辑：谭浩源)

11 前揭《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页3。

12 前揭：《太平天国时期的李鸿章家族》。

13 前揭《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盦笔记》卷一，页12。